



油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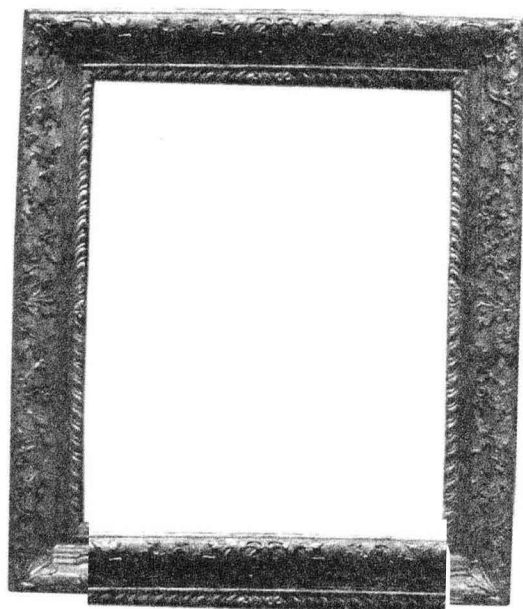
王晓方 / 著

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

作者出版社

油画

王晓方 /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油画/王晓方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063-7073-8

I. ①油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16655 号

油 画

作 者: 王晓方

责任编辑: 刘英武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×240

字 数: 390 千

印 张: 28.5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073-8

定 价: 3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- 23 / 油画一：黑 屋
- 73 / 油画二：梦 魇
- 127 / 油画三：红 门
- 175 / 油画四：挣 扎
- 219 / 油画五：铁 窗
- 277 / 油画六：腐 烂
- 339 / 油画七：笼 子
- 401 / 油画八：信 仰
- 435 / 后 记：生命体——小说的一次
基因突变
- 440 / 附 录：独抒己见

我的很多灵感都是在书店里闲翻书时获得的，我喜欢书店里的气息，每当我走进书店，就像走进了天堂一样。我时常将书店设想成天堂的样子。除了艺术类书籍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小说了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我刚刚完成大型组画《咒语》，本想放自己的假，逛逛街，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，百花齐放，正是女人扮靓的季节，可是我在东州市最繁华的商业街闲逛时，竟然情不自禁地走进了书店。在艺术类书籍前徜徉一番后，没有发现可心的书，便像往常一样走到小说类图书前，希望发现几本能打动我的小说。可是一连翻了十几本刚出版的小说，没有一本能吸引我的，失望之余，刚想离开，却被一本名为《历史》的长篇小说的精美装帧吸引住了，便随手拿过来翻了翻，想不到第一句话便深深地触动了我。“历史是发生过的现实，现实是正在发生的历史。”乖乖，这不正是我刚刚完成的系列油画《咒语》的主题嘛！莫非这位作家和我心有灵犀？便情不自禁地读了起来，越往下读就越让我震惊，小说的内容几乎就是对我的《咒语》的解读，最令我不可思议的是，小说中的许多场景描写都在我的梦中出现过，这位作家是谁？莫非是我未谋面的知音？我赶紧翻看作者的名字，原来是近几年颇具人气的唯心现实主义大家顾文白的作品。我对顾文白的传奇经历早有耳闻，只是虽然都久居东州，却从未谋面。据说顾文白在弃官从文之前是东州市市长的秘书，在官场上曾经是个呼风唤雨的人

物，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反腐风暴，让他服务多年的老板翻身下马，他虽未受到牵连，心灵却经受了炼狱般的折磨，案子尘埃落定后，本可以重新抱一棵大树继续从政，然而他却毅然决然地弃政从文，销声匿迹没几年，竟然异军突起，不仅华丽转身为著名作家，还开“唯心现实主义”之先河，成为一个文学新流派的鼻祖，大作一部接一部，每一部都非同凡响。或许是经历了心灵炼狱的缘故，尽管他的作品蜚声文坛，他却是一个相当低调的人。无论是在艺术圈里，还是在文学圈里，没听说他和谁过从甚密。这是我第一次读他的作品，想不到我通过画笔想表达却尚未表达清楚的思想，他却用小说醍醐灌顶般地表达清楚了，就好像他曾经潜伏在我的梦中，窃得我的思想后，才开始创作小说的，说白了，简直就是对我的梦境的抄袭。而且在《历史》这部作品中，顾文白几乎完全排除了传统小说的叙事，采用唯心现实主义手法，从头到尾可以说都是画面的描绘。这些画面几乎就是我刚刚完成的组画《咒语》的文字版，简直令人匪夷所思。由此我断定，他不是另一个我，便是我的知音。想到这儿，我的心顿时激动起来，常言道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何况是得到一位艺术上的知音呢？我迫不及待地买下《历史》这本书，匆匆离开书店，然后站在商业街上望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茫然四顾，恨不得迎面就碰上顾文白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妄想，不过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设法找到这位唯心现实主义知音，无论如何也要和这位神秘作家成为朋友。

我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不仅读完了长篇小说《历史》，还通过艺术圈的朋友找到了顾文白的宅电。我了解作家的作息时间表，他们大多都颠倒黑白，因此我断定顾文白很可能白天睡觉，晚上创作，其实搞艺术的人大多如此，我就习惯在夜深人静时作画。为了不打扰顾文白休息，我选择下午四点钟拨通了他家的电话。电话连响了好几声也没有人接，我心里既激动又紧张，激动是因为我太想结识这位捕梦人了，紧张是因为顾文白行事低调，我担心他不见我。还好，终于有人接电话了，不过不是男人的声音，而是一个女人接的电话。“喂，您好，您找哪一位？”她的声音热情且亲切。我连忙问：“是顾老师家吗？”对方回答：“是。”又问：“您是哪位？”我赶紧做了自我介绍，又把冒

昧打电话的意图解释一番。对方听罢十分惊讶地问：“朱小丹？真的是女画家朱小丹吗？”我谦虚地说：“是我，我是画油画的朱小丹。怎么，你听说过我？”对方喜出望外地说：“我老公非常喜欢你的油画，不仅收藏了你十几幅油画，还买了你出版的全部画册。”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顾文白的长篇小说《历史》中有那么多令我魂牵梦绕的文字画面，原来他不仅是个喜欢油画的作家，而且还对我的画作情有独钟。这就更坚定了我结识他的决心。我用试探的语气亲切地问了对方一句：“是嫂子吧？”对方咯咯笑着说：“是我，是我！”就这么一句，我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，好像认识好多年了似的。我私下里了解过，顾文白结婚晚，妻子叫张欣，是《东州日报》记者，别看比顾文白小十几岁，却在那场血雨腥风的政治风暴中不离不弃，不仅支撑着顾文白走出了那场炼狱般的灾难，而且用爱使顾文白涅槃重生。这是个被顾文白视为生命的女人。或许是被他们相濡以沫的故事感动的缘故，我对张欣油然而生肃然起敬之情。一番寒暄之后，话题又回到了正题。我试探地问：“顾老师在家吗？”她说：“不在家，在工作室。”我又问：“工作室在哪儿？”她说：“在西山慈恩寺僧客楼。”都说顾文白成名后非常低调，不承想竟然低调到寺院里去了，这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从张欣口中得知，顾文白正在创作一部题为《神话》的长篇小说，读了《历史》以后，我几乎买了顾文白的全部作品，我发现他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他常常用浓郁抒情的笔调描绘出色彩斑斓的画面，从中可以看到光与影的交织，寂静与回声的对比，诗与画的结合。只可惜没有一部作品配过插图，顾文白的作品不配插图真是太遗憾了。想到这儿，我顿时萌生了一个想法，我要为《神话》这部作品配上精美的插图。我把想法告诉了张欣，她兴奋地说：“你的想法太好了，文白知道了一定会很兴奋。”说完她竟催促我赶紧去西山慈恩寺。挂断电话，一番梳妆打扮之后，我迫不及待地离开画室，开车驶往西山。

西山在东州市西郊，山并不高，却林木茂密，葱翠欲滴。慈恩寺虽然有上千年的历史，但在十年浩劫期间被毁，现在的慈恩寺是2000年后修建的。正因为它太新，所以我从未去过。这还是我第一

次拜访这座崭新的古刹。

正是人间四月天，山寺丁香始盛开。慈恩寺依山而建，每个院落散落山中，以石阶相连，山泉清澈潺潺，古木新芽，绿得让人心醉，还真是一处佛门圣地。拾阶而上，一路上都能闻到丁香花吐出的芳香，放眼眺望，一簇簇淡紫、粉白的羽冠沐浴在晚霞中，宛若少女芳香闪亮的鬃发，真是应了那四个字：沁人心脾！曲径幽幽的尽头便是僧客楼。连成“门”字形的二层楼，四周绿树环抱，我刚进院子，就听见古琴悠悠之音从楼上传来，顿时让人内心宁静下来，油然而生深山茂林悉心静听流水淙淙之音的愉悦心情。我情不自禁地循声而去，上了二楼沿回廊轻轻走到琴音溢出的房间，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，上面镌刻着三个秀美的金字：耕香斋，落款是“文白”二字。我知道这就是顾文白的工作室了。此时此刻，琴音起承转合之间，其韵扬扬悠悠，俨若行云流水，犹如高山之巍，云雾缭绕，瀑布飞溅，山泉奔涌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曲子，只感觉心旷神怡，美不胜收。我没有打搅弹奏者，等曲子终了我才轻轻地敲了敲门，随着一声“请进”，门开了，开门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顾文白。因为他的小说扉页上有他的照片，只是眼前的顾文白比照片上的要显得沧桑一些，刚过不惑之年，他的头发就已经花白了，可见那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对他摧残之烈。不过他的眼睛却炯炯有神，仿佛刚刚听到什么喜讯似的。他非常热情地将我请进屋内，一边请我坐一边告诉我，刚才张欣给他打手机了，他已经知道我的来意，一边说“欢迎”一边给我沏茶。房间宽敞，除写字的桌子椅子外，还有一对藤椅，藤椅之间夹着茶几，写字台上堆满了书，笔记本电脑也处在工作状态，藤椅对面是一张木板床，床上除被褥外，贴着墙还摆着半床书。窗户对面的墙上有一幅挂轴，上面写的是宋代禅宗“无门禅师”的一首诗偈：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；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落款是灵宣，想必是慈恩寺的法师。挂轴下面琴架上放的便是尚且余音绕梁的古琴。我望着古琴饶有兴趣地问：“顾老师刚才弹的是什么曲子？我在门口听得如醉如痴。”他淡淡一笑说：“高山流水。”不知为什么，他话一出口，我竟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，仿佛在梦中寻了他千

百次，如今终于相见了，竟手足无措得像个小姑娘。“怎么，朱老师也喜欢古琴曲？”他见我沉思便追问了一句。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顾老师，我和张欣年龄差不多，还是叫我小丹吧。”他雅然一笑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也别叫我顾老师了，叫我老顾或文白吧。”顾文白的儒雅着实让我心动。因为他的儒雅与一般人不同，儒雅中透着一种特立独行的气质和闲云野鹤的洒脱。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叫你文白哥吧。”我亲切地说。“也好，也好！”他和蔼地笑着说。“文白哥，”我好奇地问，“为什么要把工作室安排在寺院内呢，莫非你是有佛缘的人？”他微笑着说：“确实和佛缘有关。有一次，我在山里散步，不小心滑倒，掉进了水潭，爬上来时已如落汤鸡一般，当时正值深秋，我冻得直发抖，幸好被慈恩寺住持灵宣法师撞见，他请我到寺里换衣服。喝茶闲聊时心下纳闷，莫非这出家人也喜欢文学？还真让我猜着了，二十年前，灵宣法师在俗时是学中文的，曾经梦想成为作家，而且发表过短篇小说。出家后虽然潜心佛法，但闲暇时仍然喜欢读小说，尤其钟爱我的作品，得知我就是顾文白后，非要在寺里给我安排一间工作室。灵宣法师说，慈恩寺一直致力于文化艺术的推广，除了每周一次的讲经会，寺院也通过摄影、绘画等展览传播佛教文化。不过，与其他艺术相比，他还是更喜欢文学，非常希望闲下来时身边能有一个随时和他谈文学的人，盛情难却，我只好答应了。何况慈恩寺这种几乎接近世外桃源的地方，我求之不得。你不知道，我这个人喜欢静，我最喜欢阿多尼斯的一句诗：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。”“《历史》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吗？”我用羡慕的口吻问。“是的，在这里我不仅完成了我最重要的作品，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。”他不无得意地说。“什么收获？”我好奇地问。“灵宣法师是功力深厚的古琴家，我拜他为师学会了古琴。刚才我弹奏的《高山流水》就是他最喜欢的曲子。”他如数家珍地说。“正所谓高山流水觅知音，文白哥，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”我卖关子地说。“当然可以，能回答美女画家朱小丹的问题，是我的荣幸！”他用开玩笑的语气说。“我在你的书中看到了我的画，我算你的知音吗？”我妩媚地笑着问。他诡谲地一笑说：“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。”我一头雾水地问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他走到古琴

边，轻轻用手指在琴弦上滑过，琴弦发出一阵悦耳的流水声，我顿时恍然大悟，莞尔一笑说：“文白哥，既然如此，我有个心愿，不知你可否答应？”“什么心愿？”他试探地问。“我们为何不合作一本书呢？我插图，你配文字。”我诚恳地说。“这当然好，这当然好！”他用求之不得的语气说。我如愿以偿地说：“我听嫂子说，你正在创作长篇小说《神话》，不知这是怎样一个故事？”他将我请到笔记本电脑前，颇有成就感地说：“这是我挑战自己想象力的一本书，配插图再好不过了，初稿我已经完成了，正在修改，你看看吧，望多多批评指正。”我饶有兴趣地坐在电脑前，想不到刚瞭了几眼开头，就被吸引住了。

灵风只记得父亲叫孤寂，是一位剑尊，一把光阴之剑纵横在神、人、魔三界，所向披靡；母亲叫英晒，出生在外世外桃源，为桃源源主的女儿，长得艳若桃花。孤寂娶英晒时，桃源人已经在桃花源生活上千年了。孤寂是女娲所造的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所生的后人。这第一个男人人称天父，第一个女人人称地母。当年女娲创造天父和地母之后，留给他们一部经书，叫作《光阴真经》，留给他们一柄宝剑，叫作光阴之剑。这两样宝物天父和地母一直奉为神明代代流传，可子孙不争气，无人能看懂《光阴真经》，无人会使用光阴之剑。传到孤寂的父亲这一辈时，小孤寂一出生便会读《光阴真经》，五岁时就会使光阴之剑。女娲曾留言天父和地母的后人，只要对这两样宝物无师自通，便是人神。孤寂的先人世世代代在夜山为天父和地母守灵。夜山不高也不陡，却由一块块昼石形成。女娲补天之石就取自夜山的昼石。昼石为上古奇石，是补天的最好原料。五颜六色的石子被女娲炼成了焦糊状的液体，把天空的窟窿填补起来。后来剩余的液体也浇在夜山之上，使夜山终日仙气缭绕。天父和地母死后就安葬在夜山，从此，天父和地母的后代世世代代在夜山守灵。然而，当年女娲补天之时，大地洪水滔天，以黑龙为首的妖魔鬼怪从大海和山林中窜出来，妄想霸占女娲，残害人类，女娲奋起反抗，平息了滔天的洪水，击散了危害无穷的魔界妖孽黑龙的魂魄，赶走了各种妖魔鬼怪。女娲终因疲劳成疾而仙去，黑龙的后代黑魔从此与人类结下了血海深

仇，他们积聚力量向人类反击，终于有一天，战争在夜山爆发了。那场战争异常惨烈，黑魔调集大量的恶禽玄冥鸟和长着龙头人身龙爪的怪兽突袭夜山，孤寂率领夜山剑士奋力抵抗，终因寡不敌众，身负重伤。当时妻子英晒怀着灵风马上就要临产，痛不欲生，孤寂在众剑士的掩护下，爬到英晒身边，此时英晒也身负重伤，奄奄一息。“我的夫，一定要让儿子活下去，我已无力将儿子生出，你用光阴之剑将我腹部剖开，一定要救救儿子！天父不能无后啊！”英晒有气无力地伸出纤纤玉手抓住孤寂含泪说道。战场上，剑士们已经尸横遍野，怪兽和玄冥鸟的尸体也堆满了夜山，躲在黑云中的魔尊黑魔眼见就要取胜，暗自高兴，咆哮着指挥黑压压的怪兽向夜山猛冲，天空中的玄冥鸟也发出凄厉的锐啸向林中俯冲。眼见孤寂已经抵挡不住，正好有两位天神经过，一位是身披水袍的雨神，叫楚雅，只见他头发若雨丝般飘逸，英俊潇洒，手中一柄闪电之剑，斩妖除魔；另一位是身披雪袍的雪神，叫辞颂，他的头发漫若云海，腰间围系一条宽带，手握一把雪白的长箫，宽带若剑，箫音似刀，神武非凡。两位天神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直杀得玄冥鸟和众怪兽四散奔逃，只有黑魔化作一条黑龙负隅顽抗。这时，孤寂已经用光阴之剑将英晒的腹部剖开，取出了孩子。“我的夫，给孩子取个名字吧！”英晒咽气前残喘着说道。这时，漫天大雪夹着大雨，狂风四起。“就叫灵风吧！”孤寂悲痛欲绝地嘶吼道。小灵风的哭声惊天地吓鬼神，此时英晒的血被雨水冲下夜山，形成血泉，血泉汨汨流向东方，形成滔滔血海。孤寂双膝跪地将孩子举过头顶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请两位天神救救我的孩子！”楚雅和辞颂刚接过小灵风，孤寂举起光阴之剑腾空而起，奋力向黑魔劈去。黑魔的龙爪刺穿了孤寂的胸膛，孤寂的光阴之剑削掉了黑魔的半个脸。黑魔元气大伤，率众怪兽和玄冥鸟大败而去，不知逃往何处。孤寂和英晒的尸体融化成血水汇入滔滔血海。此时，天边出现一道奇妙的极光，那是通往天堂的路，孤寂牵英晒的灵魂踏极光而去，远远地传来声声呼唤：“我的儿，别忘了给爹娘报仇啊！”楚雅和辞颂手捧灵风，目送极光远去。从此在夜山住下，抚养灵风。

桃源是一个山清水秀，云雾缭绕，桃林清溪，朱栏玉砌，飞花流

水的地方，虽然是幻若仙海的凡间，却有一年四季开不败的桃花，连空气都是粉红色的。这里阡陌纵横，屋舍俨然，男耕女织，鸡犬相闻。桃源人从来没有走出过桃源。这里，没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。他们只知道桃源人都是炎帝的后代。其实与桃源相邻的国家有须弥国、逍遥国、春秋国、圣母国和星月国，这些国家为了国土面积和权力从没有停止过战争，但是这些国家的人谁也不知道与他们毗邻的世外有一个美丽的桃源，这里的人过着与世隔绝、与世无争的生活。其实桃源是凡间最后一块净土。在桃源，人们供奉的是炎帝的灵位。桃源的桃林没有年代，桃源人的祖上来到这里时，这里就漫山野长满了桃林，结满了鲜桃。人们继承了炎帝教导的种植五谷的方法和治病的方法，不仅丰衣足食，还可以解除疾病的痛苦。闲暇时，人们射箭打猎，击鼓弹琴取乐。因为年代太久远了，桃源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怎样来到桃源的，只知道桃源人是炎帝的后代，炎帝也叫神农氏。英晒是第一个走出桃源的人。那天她上山摘桃，被两只美丽的蝴蝶吸引，一只像杨树叶大的粉黄色的蝴蝶，另一只是身披七彩的花蝴蝶，两只蝴蝶宛若空中的花朵，又像被女巫赋予了生命的小精灵，在英晒面前盘旋一会儿，又转了一个弯，在桃林中互相追逐着，她紧紧跟踪一路扑蝶，美丽的蝴蝶近在眼前就是扑不到，她便追呀追呀，不知追了多久，蝴蝶没有扑到，却迷了路。英晒走进了一片自己从未见过的林子，她找不到回桃源的路了，急得大哭起来。英晒的哭声引来一位英俊少年，这位少年便是孤寂。当时孤寂正在玫瑰林中打猎。玫瑰林是天父和地母亲手种下的森林，这片森林高大茂密，由于年岁太大都充满了灵性。英晒看见眼前站着的这位英俊少年，长发白袍，浓眉大眼，腰间配一柄奇异的宝剑，身材高大威猛，不禁脸色羞红，止住哭泣。孤寂看到眼前这位凄清美丽的姑娘惊呆了，这不是自己经常在梦中梦见的那位姑娘吗？父母曾经预言，自己的妻子不是夜山人，她来自世外一个叫桃源的地方。“爹，为什么我的妻子会来自世外桃源呢？”孤寂曾经问过父亲。“因为你是人神，你的婚姻在女娲娘娘传下的《光阴真经》中早有预言。”父亲肃然说道。“爹，我为什么没有读到？”孤寂狐疑地问道。“在《光阴真经》里，我和你娘只能

看到这一段文字，其余皆为空白，而你是人神能看到法典的全部文字，但关于你的婚姻和命运的文字你却看不到，这大概是女娲娘娘特意安排的。”父亲若有所思地说。孤寂看着眼前梨花带雨的英晒，伤心的样子竟也美得动人心魄，心中一阵恍惚，难道她就是来自世外桃源的姑娘？“姑娘从哪里来？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？”孤寂望着脸上有幽幽羞涩的女孩，痴了一样地低声道。“我是桃源人，为追一只蝴蝶迷路了，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英晒羞怯地问道，脸上闪过淡淡的红晕。孤寂听到姑娘果真是桃源人，喜出望外，心怦怦直跳，脸也腾地红了起来。“我叫孤寂，这里是夜山，欢迎你来到夜山！”“我叫英晒，我只知道桃源，从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叫夜山的地方。”英晒见到眼前这位英俊少年也是怦然心动。两个情窦初开的年轻人情不自禁地坐在一块巨石上，一五一十地介绍起来。孤寂讲述了夜山的来历，听得英晒杏目圆睁，异常惊讶！英晒也把桃源的情况讲得美轮美奂，听得孤寂艳羡不已。两个人很快就熟了起来。孤寂将英晒领回家中，孤寂的父母十分热情，他们心里清楚，这就是未来的儿媳妇。于是全家人杀猪宰羊热情款待，还拿出了酿制百年的玫酒款待英晒。夜山人听说孤寂领回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也都来一睹芳容，全山的人热闹非凡。英晒不知她喝了玫酒后，便不同于常人，身体里便有了灵异性，只是感到身轻如燕，总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，她以为自己喝醉了。孤寂答应英晒第二天送她回桃源，两个人都起得很早。吃过早饭后，英晒与孤寂父母告别，两个人便匆匆上路了。孤寂按英晒回忆的路线前行，走了十几天也没有找到桃源，英晒急坏了，不停地流泪，回不了家，父母一定急坏了。两个人又找了十几天还是没有找着。孤寂也犯难了，他打开《光阴真经》仔细阅读，却只记载了桃源的历史，并没有记载找到桃源的路线。两个人又找了一个月终于失去了信心，孤寂领着英晒又返回了夜山。在夜山脚下，孤寂鼓起勇气大胆地说出了心里话：“英晒，嫁给我吧！”英晒脸色羞红低着头嘴里讷讷道：“孤寂哥，我听你的！”说完她含情脉脉地看着孤寂。一阵风吹过，玫林发出哗哗的声响，几片玫叶纷纷落在英晒的头上。就这样两个人相爱了。一个月后，孤寂的父母为这对新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

夜山人庆贺了三天三夜。可是，三个月后，孤寂的父母相继离世，孤寂悲痛欲绝，埋葬了父母，孤寂成了夜山的掌门人。自从孤寂的父母死后，夜山的天空经常出没一种长着龙头的黑色大鸟，丑恶至极，夜山人从未见过。孤寂从《光阴真经》中查找，发现这种鸟叫玄冥鸟，由黑龙的后代黑魔以人心豢养，孤寂心下暗叹，看来要有大战临头了。果然，黑龙自从被女娲击散魂魄以后，他的后代黑魔一直要找天父和地母的后人报仇，这玄冥鸟就是黑魔的探子。从玄冥鸟出现的那天起，孤寂就命令夜山的剑士们加强警戒。果然，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就在英晒临产的那一天爆发了。那是灵风最不可触摸的伤痛，他一出生就失去了父母。爹娘的样子是楚雅和辞颂在抚养灵风的过程中一点点告诉他的。灵风在梦中常常梦见父亲冷峻的面容和母亲紧皱的眉头。灵风是一位真正的人神，他一出生便会诵读《光阴真经》，并精通光阴剑法。灵风知道了母亲的身世后，他有一个梦想，一定要找到世外桃源，找到母亲的亲人。他耳边经常萦绕着母亲临终前的嘱咐，“一定要为爹娘报这血海深仇啊！”灵风下决心要找到黑魔，为父母报仇！然而自己长到十六岁了，已经是一位翩翩少年了，仍然没有黑魔的消息。当年父母与黑魔在夜山大战的惨烈景象常常浮现在梦中。灵风惆怅无比，郁郁寡欢。楚雅和辞颂理解灵风的心情，只好陪灵风整日饮酒比剑，打发时光。

黑魔被孤寂和英晒重创之后，仓皇逃窜，沿一条大河一路逃去，不知逃了多少时日，忽见远方有粉红云雾缭绕，大为惊奇，急行数里，见有大海无波无浪却沸腾不止，海平线上有粉红云雾缭绕，甚是美观。黑魔一时兴起，忘了削脸之痛，用魔咒将一棵大树变为巨船，独自划行驶向粉雾方向，想看个究竟。不知划了多少时日，终于看见了海岸，却仍不见粉雾的出处，黑魔心急，恰好一只苍鹰在空中盘旋，黑魔用魔咒将其变成玄冥鸟骑上，飞向天空。经一番巡视，发现粉雾是从一处山谷中缭绕而上，山谷之中漫山遍野皆为桃树，没有一棵杂树，桃花盛开，在太阳的映照下，粉雾缭绕，美不胜收。黑魔发现在桃林中有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正在上坟，哭诉的是自己的老伴和女儿。“老伴呀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，咱们的女儿英晒还没有找

到，你怎么就能丢下我一个人走了。”林中老者一边哭诉一边烧纸。哭声哀婉凄厉。黑魔大喜，心中揣摩道：“原来这老者是仇人英晒的爹，想不到这就是人间净土世外桃源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”黑魔灵机一动，心想，“这里可比我的魔府强多了，何不在这里休养生息建立我的魔国。”想到这里，他收起魔咒，放走苍鹰，从空中悄悄潜在桃林中，变成一位翩翩中年书生向老者走去。“老人家，因何如此伤心？”中年书生走到老者面前鞠躬施礼温和地问道。因桃源从无生人来访过，老者见书生略显惊慌。“老人家莫惊，我是路过此地，听到你的哭声寻了过来。”书生温声笑道。老者稳了稳心神，见书生细眉方脸，额角饱满，眉目中透着儒雅，幽深的瞳仁里炯炯放光，一袭儒袍，腰间别着一块玲珑剔透的翡翠玉佩，风度翩翩地站在面前。“请问，这位小兄弟从何处来？”老者忙起身彬彬有礼地问道。“老人家，我是从夜山而来。”书生谦和地答道。“夜山，夜山是什么地方？”老者沉思片刻疑惑地问道。“夜山乃女娲炼石补天之处，离此处相当遥远。老人家，请问此处为何地？”书生一拱手问道。“此处是世外桃源，这里的人世代生活在这里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。我们只知道祖先是炎帝，不知道女娲。公子既然是远道而来的客人，就到家中做客吧。”老者一边收拾祭品，一边客气地言道。“不急不急，刚才我听老人家喊着英晒的名字，莫非英晒是你的女儿？”书生微微一笑道。“先生有所不知，二十年前，我的女儿英晒上山摘桃丢失，一直没有寻到，老伴思念女儿过分伤心弃我而去。”老者言罢又悲伤起来。“看老人家仙风道骨，气度非凡，一定在这桃源德高望重吧？”书生露出仰慕的神情问道。“先生见笑，老朽叫英黄炎，我的侄子英仑建便是这桃源的源主。”老者言罢刀刻般的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。“原来如此，失敬失敬！”书生温文尔雅地拱手后，顺手从一棵桃树上摘下一朵桃花，桃花长在树上时还是粉色，到了书生的手里却变成了黑色，同时书生的眉宇之间隐隐有戾煞之气。老者虽然有些诧异，但桃源人太善良了，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恶，因此对书生的举动并未警觉。“老人家，晚辈会一些幻术，您老吃下这朵桃花，便会看见您的女儿英晒。”书生诡谲地一笑道。老者思女心切，

听后大喜，想都没想，便一口将黑色的桃花吞下，老人顿时进入一种幻觉之中，他果然看见了女儿英晒，不过他看见的不是天真烂漫的英晒，而是惨死的女儿，老者哎呀一声气绝身亡。书生看着倒下的老者，狰狞大笑，然后他化作一股黑烟钻入老者的鼻孔，很快老者又活了，他慢慢从地上爬起，露出一丝狞笑，然后，他迈着方步向桃源的村落走去。

法慧是须弥国的大国师，近来他夜观天象，发现须弥国的东方有黑云密布，心下不禁骇然，心想，“须弥国的东方怎么会有黑云密布？难道是……”他不敢多想，连忙密见国王唐宗。大殿之上，帘垂香袅，文武百官齐聚，一派肃穆威严，唐宗正在召集群臣商讨圣母国使者联合须弥国攻打星月国之事。“圣母国与星月国打了几百年了，无非是为了称王称霸，我们须弥国是以普度众生为国之根本，如何打发圣母国的使者，各位议议吧。”唐宗花白的胡子梳理得一丝不乱，浓眉下一双瞳仁炯炯有神，黑得深不见底，一副天威难测的气派。“启禀国王，那圣母国向来目空一切，虎视眈眈，他觊觎各国的国土已经不是一日两日了，况且圣母国在众国之中国力最强，对圣母国的态度还是谨慎为好。”一位精瘦老臣深沉而言。“我须弥国一向以慈爱为本，绝不能因为圣母国强大，就屈威而助纣为虐。”另一位年轻的大臣反驳道。“启禀国王，大国师到。”殿外兵士报道。法慧面容清瘦，鹤骨仙风，身穿金袍手执狼头禅杖匆匆走上大殿。“大国师来得正好，关于圣母国联合我国攻打星月国一事，寡人想听听你的意见！”唐宗的语气融融似春。“陛下，老臣夜观天象，见我国东方有黑云笼罩，魔气冲天，我猜测是被压在十八层地狱之下的魔府之尊黑魔已然逃出地狱！”法慧眼中闪着寒森森的光肃然禀道。唐宗和满朝大臣惊骇不已。“请问大国师，我国的东方是什么地方？”刚才那位年轻的大臣探问道。“神农氏的后人开辟的世外桃源。”大国师幽幽地回答道。“世外桃源？”“世外桃源是什么地方？”“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”满朝大臣面面相觑，疑惑重重。“那是人间的最后一块净土。”法慧慨然长叹道。“如果这块净土被魔界所占，那么人间岂不是没有净土了吗？”唐宗紧锁双眉颓然道。“陛下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黑魔霸占了

人类最后一块净土，其野心是让人类成为魔的奴隶，人类将面临空前的灾难。”法慧忧虑重重地凛然道。大殿之上一片哗然。“大国师，人间有个圣母国就够让天下人头疼的了，魔界又要泛滥人间，想不到人类的处境如此岌岌可危，难道人类劫数已到吗？”唐宗紧锁眉头长叹道，心头陡地袭过阵阵寒意。这时，天空一个明闪，接着一个石破天惊的炸雷响起，撼得大殿颤动。“陛下，眼下圣母国已经不算什么威胁了，只要将魔界泛滥人间之事详情告之，圣母国的使者必将离去。”法慧眉棱微微一抖款款说道。“大国师，圣母国一向专横跋扈，岂肯善罢离去？”唐宗惆怅地说道。“陛下，俯视天下，圣母国的国力最强，所以黑魔一旦对人类下手，必先取圣母国，所以不善罢也得离去。”法慧的目光像是结了冰一样，煞是鲜亮。“大国师，此言差矣，黑魔或许从众国中最弱小的逍遥国先下手，最后攻打实力最强的圣母国。”精瘦的老臣气喘道。“不对，你不了解黑魔，黑魔的性格是极度贪婪、凶残、自私的，他喜欢征服强权，他的占有欲是无与伦比的，他目空一切，他的欲望是征服和统治整个世界。”法慧凛然反驳道。“大国师未免太长他人志气了吧，您不是常说，回头是岸吗？”刚才那位年轻的大臣不服气地争辩道。“对于黑魔来说，是回不了头的，对付黑魔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消灭他！”法慧陡然哈哈大笑道。“我国虽然慈悲天下，但从未惧怕过强敌，千百年来，我们须弥国从未与别国发生过战争，看来这个规矩要破一破了。”唐宗眉宇间荡漾着天威，隐隐然有雄霸之气。“陛下，圣母国使者查理求见。”殿外兵士急报。“请圣母国使者。”唐宗不动声色地从容说道。满朝大臣交头接耳，面面相觑。圣母国使者查理十分傲慢地走进大殿。“陛下，我在须弥国已经住了十日，想必我们两国战略联盟之事已经有了结论。我想听听陛下的意见，好回国复命。”查理向国王唐宗深施一礼昂首说道。“查理先生莫急，我们大国师有话要对你说。”唐宗淡然一笑说道。查理猜不透唐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傲慢地看着法慧。“查理先生，请你宁心静气地观看，答案尽在球中。”法慧不急不慢地将狼头禅杖戳在查理面前，默诵法咒，狼嘴中的水晶球发出幽幽白光。查理不敢小看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须弥国大国师，他知道法慧不仅法力无边，而且